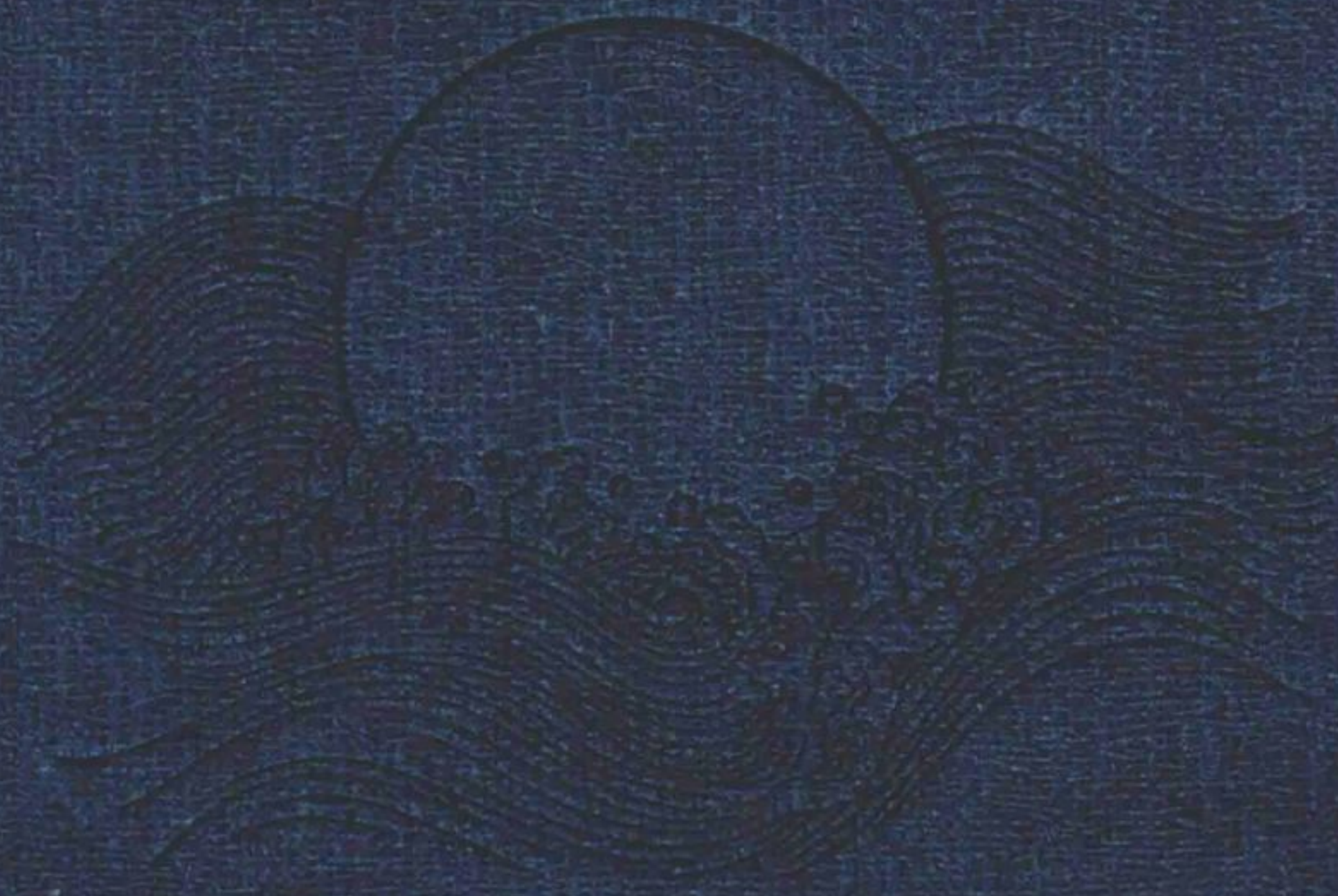


沈乃文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四輯

第六十五冊

黃山書社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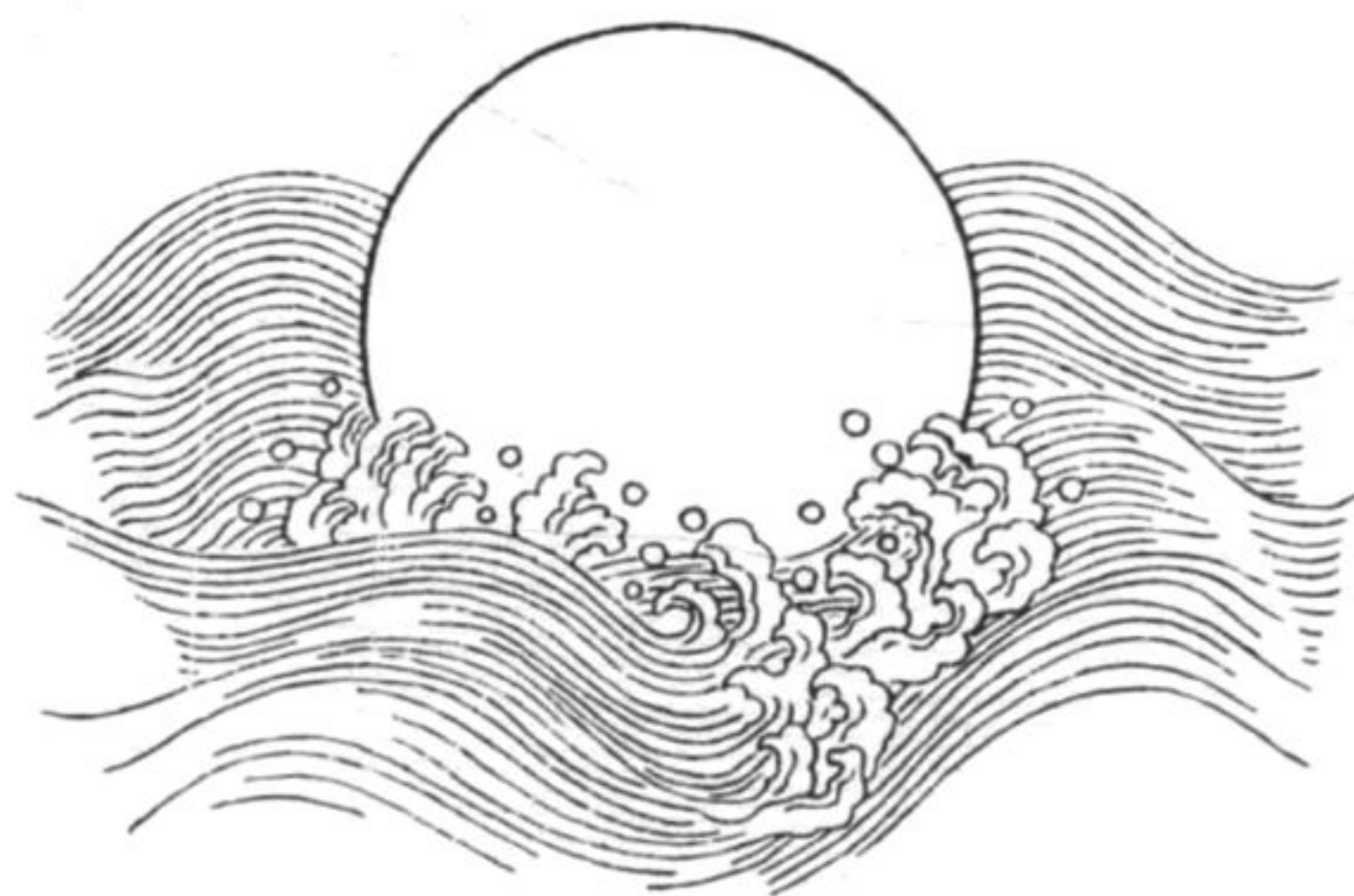
「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2011—2020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重點項目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四輯

第六十五冊

黃山書社



（明）葉向高 撰

綸扉奏草三十卷續綸扉奏草十四卷後綸  
扉尺牘十卷

明萬曆天啓間刻本



續綸扉奏草卷之八

回奏免進貢物揭

該文書官季縉恭捧

聖諭到閣諭內閣朕前覽周唐二王進到石榴山藥風乾鯽魚鮮柿俱被凝凍汜爛不堪况軍興以來驛傳疲累已極各王差役往回不無騷勒卿等傳示該部移文該府司啓王知會已後免行恭進以稱朕體各王遠獻之意特諭欽此

臣等捧誦

諭音仰見我

皇上體悉

宗藩不貴方物軫恤驛遞一舉而三善備焉傳之天下咸頌

聖恩垂之冊書足光來禩矣臣等不勝欣服敬即傳示禮部所有

聖諭尊藏閣中謹具回奏以聞

天啓三年正月二十一日

再辭玉牒加恩疏

奏爲

加恩萬不當承再瀝愚誠懇祈

聖鑒事臣以

玉牒加恩具疏控辭未蒙

鑒允非不欲冒昧祗承顧此事臣實無勞受之增

愧是以不敢且尋常受恩必思圖報臣自蒙

召以來三奉

加恩之命而三辭豈真其性之退讓哉蓋度其年

之衰暮與才之庸駑終難報稱不敢靦顏以

續奏草

虛

寵命耳今在此已更兩歲並無尺寸功勞加以疾

病垂死之軀幸逢綸扉多賢之日旦夕決引

分求退乃復冒受

新恩重增愧負今生不能了來生不能償亦義之

所必不敢出也伏望

聖慈俯察下情亟收

成命使臣得以原官出山仍以原官還山無敢於

分外增益分毫卽湑填溝壑亦無餘憾矣奉

聖旨朕登大寶中外臣工咸霑慶渥卿以

三朝元老佐朕忠勞乃經歲以來屢辭恩命茲藉  
大典叙酬稍示隆眷宜體朕意勉受慎勿再陳  
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正月二十六日

續奏草

卷八

三

乞休第十  
奏爲衰老病驢驅日久懇

恩憐念早放殘生事臣於萬曆三十五年蒙

皇祖簡用備員綸扉經今十七年矣實在閣辦事

前後十一年前苦于

官府之危疑後苦于封疆之紛擾臣以毫無事

權之人拮据其間雖匡濟無能而心力亦已

竭盡蓋二百餘年閣臣之獨身任事未有如

臣之困且久者臣今年已老矣無能爲矣牛

馬奔馳皮骨將盡猶仰首哀鳴于主人求得

續奏草

卷八

四

休息而况人乎臣所苦不寐痔瘍之病日甚

一日入春以來加以腰痛足痛痰喘氣急每

咳嗽不出輒悶絕移時在閣中眩暈數次不

省人事皆同官諸臣所共見屬新臣初受事

臣猶勉強追隨未敢遽請而力不能支矣又

臣妻病危望臣一見臣素乏剛腸良爲牽念

愁病相煎情緒愈迫今綸扉多賢臣之去留

如乘鴈雙鳬無能多少內地妖寇已盡蕩平

黔師屢捷逆酋垂亡東方之事則輔臣督臣

撫守兼施戎備大飭而

皇上又宵旰留神搜兵器于尚方發金錢于內帑  
凡可以奮揚威武鼓舞士心者無所不用臣  
卽在此亦無能贊一籌是固臣歸命乞身之  
一時也臣聞之狐死首丘禽獸尚爾臣受  
恩深重毫無他覲惟望

皇上憐臣憫臣放臣歸去使臣得以垂死殘生守  
先人之丘壠一旦溘亡魂魄有所依傍於願  
足矣臣具疏後一切閣務及票擬本章皆不  
敢預惟日從床褥中晨昏百叩首額

天垂鑒

續奏草

卷八

上

皇上慈仁大德覆育羣生

覽臣所奏豈不動念但願

早允一日卽臣受一日之

賜而且省屢疏之煩瀆尤大幸也奉

聖旨卿輔朕一再更歲志慮忠純猷勞茂著今封

疆未靖軍國大計正賴持籌何乃遽萌去念其

卽出佐理副朕眷倚至意慎勿再陳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乞休第十九疏

奏爲下情已竭

天聽未回再申祈懇事臣頃者具疏乞罷於老病  
危困之情馳驅疲累之苦業已盡控于

君父之前妄意

皇上覽之必慨然矜憐卽

賜允放不待臣之再陳矣而

溫綸下頒曲加慰勉望之以持籌責之以佐理此

雖出同官之擬票而竊窺

聖心或亦未爲臣一動念耶日者工部侍郎丁懋

續奏草

卷八

六

遜兵部侍郎陳邦瞻相繼淪亡懋遜年猶稍

高邦瞻之齒與臣相若又素強無恙一旦至

此况臣夙嬰病患當此焦勞其能久視息于

人世哉自古無空名之宰相無名爲宰相而

六曹之事皆不與聞徒受罪責

祖宗設立閣臣不知其流之弊乃至於此究其所

以然只爲票擬一事今票擬又潛移矣卽使

臣不老不病病猶不甚亦終不能有爲而矧

其老病如是極也同官臣向攀體面不肯放

臣惟望

皇上大發慈悲惻隱之心知臣之求去萬分迫切

萬分可憐留臣無益而有傷于

如天好生之大德立行罷免使臣得歸骨故山其

爲銜結寧有極耶臣不勝哀鳴祈籲之至奉

聖旨輔臣職司密勿原非六曹專責如卿忠猷毗

贊政本濟益弘多何乃謙讓求退宜體朕意旦

夕卽出切勿又陳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二月三十日

奏草

卷八

七

乞休第二十疏

奏爲苦懇

天恩哀憐允放事臣以病苦至情哀祈乞罷已再

疏矣皆蒙

溫旨慰留何敢復言但念

皇上之所以留臣者以臣有可用也而臣已困憊

至此如垂斃馬牛卽極力鞭策終不能前臣

之所以事

皇上者亦將以有用也而今已度勢量力分毫不

能展布如釜中遊魚頃刻糜爛惟以脫離湯

續奏草

卷八

八

火爲幸

皇上早放臣臣猶或少延殘喘頌戴

天恩如必羈之繫之使其當罪臣亦必不能爲徒

呻吟以待死而已年來諸大臣以病請以衰

老請以不任職請蒙

皇上允放蓋不少矣奈何以十七載綸扉之舊臣

不得比例蒙

恩必使其畢命于此以從丁憇遜陳邦瞻白瑜之

後此于

國家何利而于

聖心亦何忍乎使臣至于從丁懋遜等之後

皇上卽欲留之用之亦安可得乎臣非情迫勢極

不敢爲此言亦萬無再出之理夫螻蟻窮困

人猶哀憐臣卽不敢望諸大臣但願

聖慈比臣于螻蟻而矜放焉臣不勝激切籲祈之

至奉

聖旨卿忠誠體國長慮憂邊乃東事正值嚴防黔

兵又復失利連章告急中外彷徨朕方日夜焦

勞卿豈久安私寓還着鴻臚寺堂上官宣諭朕

意卿宜卽出佐理副朕倚眷慎勿再陳吏部知

續奏草

卷八

九

道

天啓三年三月初六日

謝 宣諭疏

奏爲伏承

宣諭恭謝

天恩事臣三疏求罷奉

聖旨卿忠誠體國長慮憂邊乃東事正值嚴防黔

兵又復失利連章告急中外彷徨朕方日夜焦

勞卿豈久安私寓還着鴻臚寺堂上官宣諭朕

意卿宜卽出佐理副朕倚眷慎勿再陳吏部知

道欽此隨該鴻臚寺官到臣私寓

宣諭臣勉強扶病跪聽

續奏草

卷八

十

溫綸傳宣之時一字一淚

君恩雖重臣命難勝曾殘喘之幾何忽驚魂之欲

絕所有苦情舌不能吐手不能書尚容另陳

控陳合先望

闕叩頭具奏陳

謝爲此謹具奏以

聞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已再遣官宣諭朕意還

望卽出以副延佇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三月初九日

乞休第二十一疏

奏爲冒罪籲

天泣求

允故事該臣三疏乞歸伏蒙

皇上遣鴻臚官宣諭

聖意且以東事黔事責臣不勝愧悚惟念東事

則輔臣督師樞臣調度臣無能贊一籌也若

黔事敗而勝勝而復敗情形反覆臣之明不

能逆料也目前所最急者無如兵糧顧民間

之財力竭矣戶部之搜括盡矣問之內帑則

續奏草

卷八

十一

給發已多問之十庫則

上供難折請兵請餉之奏無處不騰免加免派之

章無日不上臣將何以爲黔計乎臣日夜焦

思如焚如灼強之在此不以病死定以鬱死

死而受罪臣亦不甘閣中同官自臣與承宗

外尚有八人此八人者皆廷臣之所共推

皇考與

皇上之所特簡豈遂無人能爲而獨臣能之乎同

官苦苦票擬不肯放臣不過欲臣當此重負

而自已處于平安無事之地故祈之愈急而

督之愈嚴耳不思臣與諸臣職任同受

恩同臣之拮据勞苦已多年矣今日亦諸臣展布

之秋也而何爲獨委之臣乎從事獨賢止山

大夫所爲悲吟而控訴千載而下讀之猶爲

傷心而何諸臣之不亮乎臣言至此更無餘

說惟有席藁以待

皇上之斧鑕而已昨鴻臚官

宣諭臣扶病叩頭咯血數口此各官所共見伏望

聖慈哀憐垂察臣不勝悚息負罪之至奉

聖旨朕以政本重地倚任元臣日于講筵傳諭諸

續奏草

卷八

十二

臣擬旨敦趣正見喜起協恭之雅卿宜體朕此

意蚤出佐理用副優眷兼慰羣情幸勿再有陳

請吏部知道

天啓三年三月初十日

謝 宣諭疏

奏爲再承

宣諭恭謝

天恩事該文書官石元雅恭捧

聖諭到 臣私寓諭元輔等閣務殷繁邊疆孔亟况

昨報黔師失利朕心益慮卿爲三朝元臣純忠

爲國宜當寅恭率贊籌畫安邦豈可連疏稱疾

頻請堅欲求去諒卿心亦弗自安輔臣國祚協

贊精明前以微恙調攝想已全愈卽出分猷佐

理不得久居私寓卿繼偕素行端謹偶因子事

續奏草

卷八

十三

波及朕悉洞知矧卿奏疏甚明不必以人言疑

阻杜寓卿等宜遵屢旨爲朕勉出入閣殫心輔

政共襄國計以慰朕佇望眷倚至意慎毋再有

陳奏特諭欽此 臣謹匍匐叩頭謝

恩訖惟 臣以病困憂鬱痰火上蒸至於吐血眩暈

不支則鴻臚官與文書官皆親見之伏承

聖諭愈增愁苦若羈留不放必至傷生 臣不足惜

而於

國家之事亦何補哉所有下情頃已具

奏不敢再陳惟有泣血哀鳴望

聖慈之憐憫而已若

天恩隆重感激無窮則非言所能盡也爲此謹具

本奏

謝以

聞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還望遵諭卽出副朕倚

眷至意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三月初十日

續奏草

卷八

一

乞休第二十二疏

奏爲

隆恩難承臣志已決激切哀祈早行

允放事臣屢疏求去不蒙

矜允困苦無聊不得不怨及同官迫奉

聖旨乃知出自

宸衷講筵傳諭臣罪釁餘生何以當

聖慈眷念若是捧誦循環惟有感泣然慰留雖出

皇上而同官諸臣不爲臣奏達老病顛連萬不得已

哀鳴迫切之真情使

續奏草

卷八

十五

皇上不及垂察而疑臣之辭或有所推托則亦同

官之過也臣惟人臣之事君猶僕隸之事主

今有衰老病僕驅使已久日向主人叩頭乞

哀願得休息而主人漠不動念任其呼天搶

地叫號不休此毋論情誼難忍而其貼主人

之聽亦已甚矣

皇上不放臣之哀鳴終不能已綸扉何地閣臣

何官亦何苦而留如此之人煩瀆

聖聰不得安靜哉從來人臣只以貪位固寵爲罪

若自知其不能自憐其力竭自願求退而反

以其求退爲罪則

國家無此律令從來史書無此條款此臣之所

以敢于屢陳而忘其唐突也臣之辭窮矣無

可復措矣

皇上豈終不憐臣乎試思從來大臣之求去有如

臣之迫切者乎則亦可以

放臣矣臣不勝冒死哀祈之至奉

聖旨卿連章控懇自是衷言但念卿耆碩元臣中

外瞻仰每值杜門求去朕殊側席不寧時艱尚

殷還望卿勉回堅意卽出佐理以慰朕懷吏部

續奏草

卷八

一六

知道

天啓三年三月十六日

乞休第二十三疏

奏爲乞休委出苦情違

命自甘重譴認罪無辭只求

允放事臣乞休之疏已四五上至窮至苦而

聖慈猶未矜憐臣方恐死待

命乃御史張鯉猶以求去罪臣讀之愈鬱愈苦

愈堅去志但卽鯉之疏言之亦愈見臣之當

去矣夫以

皇祖之神聖乾綱獨攬知臣信臣於其時年力

尚未甚衰御史已知其幹旋無術匡弼罔功

續奏草

卷八

一七

直付之無可奈何矣豈在今日而遂能匡弼

能幹旋耶卽

皇上聰明睿知卓越千古

留心庶政足大有爲而臣之昏耄病困十倍于昔

日乃責其挽回造化戡定亂畧登于郅理何

臣一人之身愚于前而智于後一至此耶此

固天下必無之事也臣事

皇祖八年間無日不求去無日不痛哭非不感恩

非不貪富貴正以愚劣無能恐誤國事惟望

分早退差可減罪耳今日之求去猶是心也

御史知

皇上之可爲堯舜矣不知

神祖亦何嘗不可爲堯舜知

皇上不負臣下臣下負

皇上矣不知

神祖亦何嘗負臣下耶以臣之愚劣而歸過于

神祖臣之罪將愈重而負

神祖將愈深矣夫以偏安之六朝南渡之殘宋維

時宰相猶貪位固寵而不肯去矧在今日天

下全盛

續奏草

卷八

十八

國運尚隆一二封疆之患前代時有而乃以求去

爲人臣罪何其文之深而法之酷也使臣在

此而真能靖東氛息西警雖死何辭第恐

留而東氛愈不靖西警愈不息徒以誤國之

罪加臣卽御史亦翻恨臣去之不早矣年來

大臣得請甚多其當于

聖心者則加以恩數其不當于

聖心者則賜之歸休重則譴斥並未嘗羈留困苦

使其進退無據此其所以爲

大聖至仁體恤臣私不強以所不堪也臣負

恩雖多而馳驅亦久譬如痴奴蠢僕幹家無狀然  
爲其主人服役已歷三世筋力盡矣能不告  
哀而談者猶相譙讓曰昔之主人難事而今  
之主人易事汝何不畢命于此也亦少苛矣  
臣今不敢望恩數而望歸休不敢望歸休而  
望罪去譴去人情一官半職猶攘臂而爭  
臣以高爵厚祿乃涕泣而辭是亦不可以亮  
臣乎  
臣屢疏控陳語言迷謬不能宣揚  
聖德罪實難逃語云鹿死不擇音此亦  
臣不擇音  
之時也伏望

續奏草

卷八

十九

聖慈始終憐憫予以生還如必以違  
命爲罪則惟

君父處分

臣

不敢辭

臣

不勝冒罪哀鳴之至奉

聖旨卿公忠端亮屢世重臣何得恣然言去閣務  
殷繁還望卿卽出輔理以副眷懷慎勿再陳該  
部知道

天啓二年三月十八日

乞休第二十四疏

奏爲懇

恩允放事

臣

以老病屢疏乞歸情盡詞竭無可復

言又屢奉

溫綸不敢復言寸衷憂鬱炎火上蒸腸胃之中如

焚如灼骨髓皆熱痛楚不堪日間猶可支吾

至夜則呻吟號叫與死爲鄰如此殘軀而責

以軍國之事卽欲黽勉供命安可得哉自古

帝王用人不竭其力雖賤如牛馬猶有休息

之期若但曰吾有鞭箠不患其不走則牛馬

續奏草

卷八

二十

亦惟有倒斃于道途聽人之蹂踐而已今  
臣在

皇上能錮其身而縻之

臣死

皇上不能起白骨而肉之徒使後世謂

聖朝待大臣不及牛馬豈不傷哉頃同官告

臣謂

皇上講筵傳諭以閣臣不和故相幸求去夫

臣等

求去各有本情絕無不和之事誰爲此言以

告

皇上亦所以禍

臣

等也伏望

聖明炤察仍卽放

臣

歸救此殘喘

臣

不勝冒死哀

嗚之至奉

聖旨朕于講筵傳諭輔臣和衷輔政卿爲元臣正  
賴率先官寮協心毗贊何又控陳不已昨已再  
有諭旨佇望卽出副朕惓惓倚重至意吏部知  
道

天啓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續奏草

卷八

三

謝 宣諭疏

奏爲伏承

宣諭恭謝

天恩事該文書官郝隱儒捧出

聖諭到臣私寓

諭元輔卿居元臣輔政三朝持廉秉公忠端清慎  
朕悉鑒知况今東事未寧黔省蠢動正賴卿主  
持謀畧豈可稱疾頓欲求去卿心恐乎值遇孟  
夏在邇卿當表率羣工共襄成禮何得卧寓不  
出致曠大典卿屢疏陳之至懇朕再三溫留益

續奏草

卷八

三

切卿肯堅違乎還勉強遵諭翌日卽出入閣臣  
贊政務以慰朕懷副朕眷倚延佇願望至意慎  
毋再有陳請特諭欽此臣恭設香案叩頭謝  
恩不覺感極苦極對文書官而潸然泣下也以  
之庸愚無能而仰煩

慈念一至于此少有心胸豈能恕爾第臣真老真  
病真狼狽苦楚哀鳴籲訴之辭足以動天地  
泣鬼神

皇上已知其輔政

三朝矣能不念其

三朝之微勞而

賜以殘生乎臣今日復具一疏仰瀆

天聽伏望

皇上併將臣前次屢疏槩

賜覽觀則必哀臣而放臣矣享

廟大禮臣當匍匐仰贊而足痛頭痛痰涎喘急恐

致失儀違

命之罪萬難自逭尤望

聖慈俯垂炤察所奉

聖諭臣謹尊藏以爲傳家之寶謹具本奏謝以

續奏草

卷八

聞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還遵諭卽出以副臣行

該部知道

天啓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爲貴州請罷

奏爲苦情已竭

天聽難回敬陳愚悃仰答

聖懷事臣之老病顛連歸計已決而

溫諭重臨不敢復言憂煎鬱悶滿胸皆火痔瘍大

作下血不休尚須調理數日勉出供事但臣

殘軀如此情景如此恐不能長存于世上又

安能久立于

朝中少延數時當再行陳乞計

皇上亦必哀憐而允放矣若目前緊急之事無如

續奏草

卷八

十四

兵食戶兵二部自有職掌臣非典兵主計之

官不敢代爲任責惟是貴州危急已極撫臣

王三善欲請

帑金三十萬撥之事勢不得不應臣雖伏枕呻

吟每念及此悚然不安故敢爲一言日者榆

關犒賞已蒙

皇上慨發十萬金及許多兵器貴州亦

皇上之封疆也且關係西南半壁其安危利害不

下于榆關豈于

聖心獨不留念其三十萬之數必不可少少則無